

情系圍牆下

· 人生三昧 · 系列
刘 霄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1221

D00399425



编者的话

大千世界,万般人生。自古以来,无数的睿者哲人都苦苦思索和寻找人生的内蕴与真谛,他们留下了许多精辟的思想和见解。但由于把握世界的角度各异,人生的感受和经验不同,几乎每个时代的每个人对人生的真谛都不能达到本质和真实的把握,于是,面对人生的串串难解之谜,产生了种种难以言喻的困惑。

每个珍视生命的人,都希望自己的存在是独特的、无可重复的,每个真诚地面对生活的人都在通过不同的途径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。这套“人生三昧”系列书,集纳了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体验和理
解,我们不解除人生
困惑以立身是祈愿你
们——亲爱的读者,在品味人生酸甜苦辣的同时,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、去填充生命的每一个角落,因为那神秘的思想的音符原

本就驻留在你们心的深处。

呱呱坠地的第一声哭，便是为人生之旅壮行的歌，从此我们便不再回头。我们不断地跨过人生的一个又一个门槛，我们的生命在不同季节开放着不同色彩、不同力度的花。无论是含笑还是含泪的日子，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，都荡漾着真诚追求的梦，都留下我们深浅不一的人生履痕。

本系列已出5辑15本。这些书的作者中，有充满梦想和激情的青年，有誓言青春无悔的共和国同龄人，也有历经坎坷、将数十年风雨都归于平淡的长者。他们以各自深浅不一的人生阅历，思考着人生的真谛，以友人般的真诚、哲人似的睿智，和我们一道谈生活、道命运、论人生，以其丰富而又独特的人生感悟启人深思，促人进取，令每个平凡的人，都充满生命的憧憬和激情，从心底里喊出——

人生永远！生命不朽！青春万岁！

来生还做女人(代序)

我是女人。人说做女人很难，也许我不是名女人，对这份“难”感受不深。我喜欢做女人，做得有滋有味，还算潇洒——自己给自己创造潇洒。

女人如同粘合剂，能把她的家人团在一起。有了女人，家才成其为家；一旦失去女人，这个家就好比桶断了箍，桶就会四分五裂。

强大的国家是由千千万万个优秀家庭组成的，优秀的家庭要求他的成员优秀。打小我就明白这个道理。

对“优秀”，我望尘莫及，实在不敢奢望，我只能将它视为目标，为之努力。

民间流传这样的话：对孩子来说，宁跟讨饭的娘，不跟做官的爹。孩子要求不高，只要一个温馨的家，这是任何母亲，无论贵贱，都能给予的。

我只想拥有一座温馨小屋，用我的情、我的爱尽心营造，让我的家人生活得健康、快活、滋润。

在我的童年时代，尽管家境贫寒，可我有一个温馨的家。我的父母，相敬如宾，每个人都以对方为重。从我有记忆开始，不记得他们曾有过脸红脖子粗的时候。我不知道家庭大战是怎样一回事。我甚至见不得人家吵架，哪怕与自己风马牛不相及，一旁的我也会莫名其妙地紧张。若迫不得已自己上阵，就更加恐慌。带怒气的话喊不了三句，我就会唇焦口燥，舌头发硬，人也憋得快窒息，自然是人家的手下败将。只有一次，为了保护孩子，我打算反击，来个“一劳永逸”：我准备了三天，设计了内容、“台词”，鼓足了勇气，打上门去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对一位常到我家胡搅蛮缠的人，彻底地“胡搅蛮缠”了一次。我的突然袭击，令她措手不及，结果，她一败涂地。我大获全胜，班师回朝，欢欣了好一阵子。事过多年，每想起来，多有内疚，说什么也不该出此下策。虽然从此我家门前风平浪静。也许是母兽出于护卫幼崽的本能。

打这件事后，我以为自己毕业了，遇事也能

豁出去泼一泼了，可是不成，下一次事到临头我又蔫了。只能自认晦气，忍气吞声绕道走，躲进小屋，在心里把对方骂了个狗血喷头，以为出了一口怨气，大大地做了一回阿 Q。等心静下之后，开始审视自己，也有不足，很快理解并宽恕了对方。这样下来，心头的郁闷也已化解，最终，晴到少云。

于是，快乐与我同在。

学会忍让，看起来吃了亏，实则占了大便宜，这让我练就了宽容大度的性格，凡事不去斤斤计较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潜移默化中我的孩子也学会了宽容与大度，而且胜我一筹。

我知道自己做不了国家的栋梁之才，我只是个普通的小女子。我就好想好想做一个好女人，做一个美丽的女人。于是，潜心于自己的工作和事业，抚育孩子，倾情于家庭，与丈夫一道把家庭这条船由此岸平平安安驶向彼岸。其余无干无系的事，一概不去多费心思，只是一味散淡；能糊涂则糊涂，有时，可以糊涂到“马大哈”的程度。

我是女人。

我很庆幸。假如有来生，我还愿再次成为女

人。届时，小女子会以百倍于现在的努力，争取做一个优秀的女人。

目 录

[1] 来生还做女人(代序)

[1] 陈年旧事

[16] 不能忘却

[26] 结婚时,我舍弃爱

[36] 红豆

[42] 忆 W 君

[49] 隔离

[55] 学着做母亲

[71] 老人不再

[76] 痴迷

[83] 受骗

[89] 自白

[94] 我的心与儿子的腿

[104] 忌盐

[121] 从小格学艺谈起

- [132] | 成长轶事
- [141] | 逆境炼人
- [146] | 女儿的故事
- [163] | 亲情
- [169] | 生孩子的思考
- [175] | 卡路里之战
- [187] | 子教三娘

陈年旧事

现如今，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，节俭的居多，不太会糟蹋东西，不习惯于浪费。这，一来与大家的收入有关；二来，大多吃过苦，看东西较重。我不是个节俭的人，看钱、看东西不重，唯独对粮食，绝不敢糟蹋。比方吃饭，一顿吃不了，我总是冷藏好下顿吃，隔夜饭也不计较。除非坏了、馊了，我才倒掉，倒时，心里还好遗憾。引得孩子常说我怪，粮食最便宜，比粮食贵重得多的东西都不放在眼里，倒掉一碗稀饭却叫可惜！

儿子却不在乎，向来大手大脚，浪费起来眼睛都不眨。对粮食的态度，大概是我和孩子之间存在的最大代沟。我知道，他们没有经历过困难时期，没有挨过饿，不懂得上一代人当年受过什么苦。70年代末，我的父母一提起过苦日子，老迈昏花的眼睛里，还残留着惊恐、昏乱、饥饿过头的神色。尽管日子早已好转。

我没有苦过，却见过。

心底的烙印没有随岁月消失。

那是天老爷在收人的日子。

过去多少年了，珍惜粮食这一习惯已经在心里生了根，化进了血液里，自然而然落实在平时的一举一动上。

今年去美国探望女儿女婿，到波士顿的第一天，晚饭后，小唯就把剩饭倒进洗碗池，让机器打碎从下水道流走了。从第二天起，我抢先一步把剩菜剩饭用保鲜膜包好，放进冰箱，留着自己“享受”。

浪费，大约是美国的传统文化，一来，就让我感受到了。

我们住的公寓房是孩子们为了我们的到来刚租下的，一来就发现冰箱中的金属架隔板少了一块，我们向公寓管理委员会反映，希望能补给我们一块，便于放盘碗。第二天，管委会派工人给我们送来了一台全新冰箱，把原来那台抬走了，一转眼，换下的这台冰箱已搁在垃圾箱中了，不是冰箱坏了，仅仅是少了一层隔板，就这么扔掉了，好像冰箱不值钱一样。美国人的浪费，可见一斑。

女儿告诉我，美国见不到什么电器维修站，电器坏了小零件，一般是整台丢掉，而不是修理，因为人工的修理费不菲，还浪费时间人力精力，美国人怕麻烦得很。

至于吃的东西，丢得更快，食物略为逊色或者临近期限，都是扔掉，不但人不吃，连他们养的宠物都不给吃，猫和狗有它们专门的罐头食品，绝不会吃人剩下的食物。就是街上的果树，庭院中的瓜果，都是只供观赏，没有人会去吃它。说是这些瓜果，没有经过除虫、施肥管理，是不能吃的。眼看着一个个苹果、梨什么的掉在地上供松鼠啃。

财大气才粗，我们国家正一天天朝富裕之道走着，若干年后国家富裕了，兴许也会这样“硬挺”吧？

我们的公寓房在花园街，离闻名于世的哈佛大学不远，这条街真是像花园般美丽。我们来时正逢花开季节，繁花似锦，每家门口就是一个景点，就像挂历上漂亮的童话般的屋子一样。晚饭后，女儿常与我手牵手从花园街漫步到哈佛广场——剑桥区最热闹的地方。

说是“广场”，其实既不广，也没有什么

“场”，仅仅只是几条路的交岔路口，还不如福州东街口大。但这里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，是寒冬或是酷暑，永远是最热闹的地方。街边路旁，永远有唱歌的、跳舞的、拉小提琴的、吹笛的、弹吉它的和玩杂耍的，他们各据要津，一展其才。来往行人可自行选择，驻足欣赏。觉得满意，丢点钱进去，不想给钱走你的路就是。好像我国的天桥、城隍庙、夫子庙什么的。敢来此献艺的，一般都是技艺超群，偶尔也有哈佛音乐系的高材生来此吹拉弹唱，所得收入，用来资助学费。

令我吃惊的是，我在哈佛广场看到了流浪汉（流浪女），还有乞丐。

这么富裕的社会居然还有乞丐！有些乞丐略有残疾，而有些，简直年富力强！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？

女儿看我大惊小怪，告诉我，这些人是头脑有问题，或有心理毛病，他们并不把流浪和乞讨看成是丢人的事。他们每月都能领到救济金之类，足以维持他本人的生活，折算起来，远远超过了中国人的平均收入。只是，他们不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，钱一到手，就拿去酗酒，或者吸毒，总是月头三五天就把钱用光了，余下的日子，只

好去乞讨；至于那些流浪者，也有诸多的原因，或是破了产，失去了家，或是家庭破裂，不愿住进收容所里过集体生活而流浪街头，还有些人干脆就爱过流浪生活。波士顿去年少有的寒冷，暴风雪一场接一场，警察怕流浪汉和乞丐冻死，每天都出来寻找，把他们请到收容所去。而他们大都不领情，东躲西避，宁可冻死，也不进收容所。据统计，去年冻死的流浪汉比加州地震死的人还多！其中一人被发现非但不穷，还有百万家产，也许，他是想学作家“体验生活”？

真让人匪夷所思，我称他们为问题人。

这儿的乞丐，不像我国的乞丐，追着你硬讨，给少了还要骂人。这儿的乞丐也体现了一种文明，他只是静静地低头垂目靠墙坐着，面前摆一个杯子或铺上一张纸，放几个硬币，至于你给不给，那也悉听尊便。

每看到乞丐，我就习惯地想起我国自然灾害的那三年困难时期，老百姓过苦日子的时候。

那一段极为困苦的日子，令人终生难忘。

那时，我在地质队工作，在浙江寻找铀矿藏。仗着是搞“原子能”事业，接触放射性物质，我们享受着比别单位优厚得多的待遇。我们每

人每月供应三十六斤粮食，还有奶粉、肉类罐头及大豆、油等做为营养补贴。男同胞都够吃了，而我根本就吃不完。我先生在部队，供应自然也比地方好。

我吃饱了，没有想到我家里人吃不吃得饱，因为他们也有定量，也有供应，我每月还抽出工资的一小半寄回补贴家用。我以为尽到了责任。

我的在湖南的父母、在河北的姐姐及她的一家，以为我也挨着饿，从不对我吐一个字，或叫一声苦，他们的每封信都鼓励我听党的话，好好工作。

我一心一意地做好工作。

每人每月按常规向总务领取粮票购买饭票。我们队的总务是我的同学，全队就我一人不要凭粮票购买饭票，因为我这位同学曾对我说：“你领什么粮票，尽你吃，吃多少都卖给你！”

我很感动，感动老同学把我当自己人，感动他对我的大方。是啊，只有我不用交粮票就可以买饭票，减少了多少麻烦，只有我不受控制随意吃。却没有想过，我一月顶多吃二十来斤，起码能存下十斤粮票来。

我吃饱喝足，睡得香甜，不知我的亲人挣扎

在饥饿线上，度日如年。

父亲肚子里有的是诙谐和幽默，说出话来，常逗得人笑得肚子痛，却没有多少墨水。每封来信总是千篇一律的几个字：你好我好，钱收到了，好好工作，不要惦记家里，我们年纪大了，吃不了多少，总是能过去的云云。不用拆封就知道内容。后来有一封信，迟了好多天才到我手，在说完上面这段话后加了几个小字：为父不慎跌了一跤。

收到信后，我马上安排探亲。

伙房大师傅老陈知道我喜欢吃红枣烧肉，特意替我烧了满满一旅行饭盒，让我带着路上吃。他烧的这道菜正对我的口味。一颗颗红枣饱饱满满，咸甜适度，油而不腻。我没舍得吃，准备提回去让也爱吃这道菜的父母吃。

在株州转车时我上街吃饭。走到车站旁边的一家饭馆，只见一群讨饭人正从饭馆窜了出来，后边跟着个挥舞扫帚的服务员。看看里边挺乱的，我换到另一家去。刚走到门边，我的衣角被什么勾住了，低头一看，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扯住了我，向我乞讨。向来，对妇女孩子一类的乞丐，我都会解囊的，我给了她一点钱。这时，

一双大而粗糙的黑手伸到我面前，是一个黑乎乎的中年男人向我乞讨。我皱着眉头凶了他一句：“懒汉，你该去劳动的。”说完，不顾他发怔发楞，径直去排队买菜端饭。虽是吼开了他，却也忍不住回过头来看他一眼，但我却只看到一个步履不稳的背影，向门外走去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：莫非他有病？

排了几个队才买齐了饭菜。

我把饭菜放在桌上，又去取筷子。

等我回到桌边，只见几双黑手在我的饭菜里乱抓，连噓带吹地塞进各自的嘴里。

一个个伸直脖子，烫得使劲往下咽。

“你们——干什么！”我惊得大叫起来。

几个服务员举着扫帚过来了。

桌边的抢饭人一轰而散，手还捂着嘴，免得喊痛时饭菜掉下来。

好不容易买到的饭菜，舔过似的干净。

一个老服务员过来收碗碟，看我一脸惊讶，好心地指点我：“你要先拿好筷子再去端饭菜的，你怎么能离开饭菜？”

那几只脏兮兮的黑手还在我眼前挥舞，我恶心得没有一点胃口，出了饭店，径直上了火